

# 山里有乡亲

□郑乃谦

“又是一年清明节！时光荏苒，一晃就是十年。农历癸巳年清明节前夕，陪媳妇去山村桃园给岳父、岳母扫墓的情景，犹如昨天。

## 一

2013年4月1日，我们两口子乘车上山，经双庙过返头岭，然后转向沟里。到了南背村，先是与路边一刨地的老者打招呼，浓浓的乡音，给人以朴实与凝重之感。当我与之握手时，发现他手指变形，好像竹节，老茧粗糙，满是裂口，粗大的手指上缠满了白胶布。手上的皮肤和胶布，早已失去了本色。那胶布，掌心一侧的已磨断，只有手掌背面的还粘在上边。握住这老树皮般的手，抚摸着佝偻的脊背，我的心在颤抖，隐隐作痛。凝视着那张核桃皮似的黝黑脸庞，想起了罗中立的油画名作《父亲》。

几棵高大的梨树下，一堵堵老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头墙，默默地诉说着小村子的古老与沧桑。老话说，这一带人口稀少，说明朝代处在太平盛世时期。一旦世道不安定，许多人就会藏进深山躲避战乱。大山以其宽阔的胸怀，接纳了四面八方的颠沛流离者。山坡上随处可见的梯田，就可以验证这个传说。山里人特别厚道，即使是路过的陌生人进了家，也能吃顿饭或住上一宿。

媳妇带我穿过曲折的石头胡同，进了一处院子，窗台上摆放的就地取材制作的盆景，显示出老乡的生活情趣。年逾八旬的女主人把我们迎进屋内，屋子低矮、狭小、阴暗。打开电灯，只见土墙上糊满的挂历画和旧报纸，自下而上，由黄变黑。旧式家具上油漆的风景画，显示出浓郁的山西地方特色。环视屋里，没有一件时尚家具，除了旧电视机，没有其他家用电器，最显眼的是墙面上的一幅2013年的挂历。倒了凉开水，放了蜂蜜后端至桌上，多年未见的缘故，主人显得十分热情。她用那浓重的山西口音，问长问短。朴素的话语，饱含了老人家的一片真情。

## 二

虽说距乡政府所在地西村算不上遥远，可2000年之前，交通极为不便。如果从桃园村走小路步行到西

村，有四分之一路程是羊肠小道，即使健壮的山里人全程也需要四五个小时。所谓的大路不过30公里，一半路程仅有一车辙宽。崎岖不平的盘山路往往是上下坡连带急转弯，上有悬崖下临深沟，远远望去，真像一条曲折的带子飘在山间。初次开车到这里的司机难免心中发怵，只好小心翼翼，蜗牛般前行。因为路况不好，通公交车连想都不敢想。山上人从西村趁车回家，两三天等不上车是常事。桃园村几家农户合买了一部江淮牌卡车，在40年前算是一件特大喜讯，而聘请来的山西司机范师傅，在当地百姓心目中，比书记、乡长都重要。若有山下的汽车上山拉木料，三里五村简直就是桩新闻，而且前几天人们就会预报，准备上下山的乡亲们奔走相告。上山时可拉上粮油、煤炭等生活必需品。满载货物又挤满了人的卡车，在崎岖的山道上左右摇晃，那情景真叫人心惊胆战。车子进村的场面，如同过年一般热闹。

有年冬天，山上的父子俩雪后开车回家，在西村时还打听哪里有防滑链。后来听说车子行至陡坡上时熄了火，随后坠入深沟。驾车的儿子被甩出车门，侥幸保命，而父亲则遭了厄运。望着挂在悬崖边灌木丛上父亲的尸体，儿子撕心裂肺般号啕大哭，那哭声在空旷的山岭上回荡。别说是雨天、雪天，就算是正常天气，行车途中也是充满风险的。还有一次，下山的车辆制动失效，顺陡坡急速而下撞到山崖上，50多岁的两口子同时罹难……山道危险，行车事故频发。山里的物产很难运下山，生活用品、生产资料运到这里代价很高。道路交通，成了影响发展的瓶颈。吃尽苦头的乡亲们，想了一夜又一夜，盼了一年又一年，大路何时能通到家门。

过去信息不灵通，听新闻全靠半导体收音机。报纸捎来后，新闻早已变成故事。公社的电影放映队要好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巡回来一次。村子里如果来了山下的人，老乡们都会围成一堆，打听山外的稀罕事。孩子们有两个很强烈的愿望，并不是吃肉穿新衣，一个是走出深山，看看山外的世界，另一

个是看场电影。位置偏僻，交通闭塞，读初中必须跑到10公里外的双庙去。至于医疗条件就更差了，十里八村别说卫生院，连个像样的诊所都没有。得了小病只能忍着，实在扛不过只好下山诊治，像自己在家吃错了药，或者小病因耽搁变成大病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。文化教育落后，导致人们的无知，而无知则会引起悲剧。曾有一户人家为了治虱子，把敌敌畏涂抹到孩子棉衣内，虱子没有了，孩子却因此中毒，一个花季少年就这样夭折了。

年轻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也是父母最伤脑筋的时候。山上的多数姑娘固然想奔下山去寻求幸福，而山下的姑娘愿意嫁到深山者如凤毛麟角。男青年在当地找不到对象，大人只好托人到晋城、陵川去说媒。如果娶不到媳妇，只能当上门女婿，或者是换亲。多数男青年费尽周折成了家，难免有人仍旧独身。为了孩子的婚事，父母真是愁白了头发。

当今的许多农村，在现代经济大潮的冲击下，特别是在城镇化日益发展的大趋势下，正逐渐解体。这方土地也不例外。尽管守着宝山，因为求学、就医、婚姻等方面困难重重，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无可奈何地挥泪告别家园，背井离乡去谋生。树挪死，人挪活，大家相信这句话。怀揣着深深的乡愁，也怀揣着憧憬与希望，为了下一代能走出深山，他们在陌生的环境里竭尽全力地打拼着。市郊、县城、乡下，昔日的乡邻四处分散，故土家园怎不让人魂牵梦绕，汗水和泪水浸泡着浓浓的乡愁，异地生存和创业的酸甜苦辣，让人尝遍了。未走者农忙时在山里耕种，农闲时在山下打工，犹如一只只候鸟似的漂泊着。部分老年人虽然眷恋幸福却难舍故土，觉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，长年厮守在山里。他们就像村头那棵弯了腰的千年古槐一样，把根深深地扎在故土，守护着家园，守望着自己的幸福。

## 三

对这一方山山水水，我有着特殊的

感情，不仅仅因为这里风景宜人，民风淳朴。上世纪50年代，我的外公时常到此背椽谋生，因此和当地老乡交上朋友。1942年秋天，外公上山西时病倒在这里。50岁，正值人生之盛年，便长眠在这青山绿水间。大水峪的朋友们帮助掩埋后，才捎信给我的外婆。为了生计，父亲和叔叔也经常来这里背椽，一天工夫走个来回，路程超百里。到了集体化时期，逢农闲时节，生产队组织搞副业，父亲与社员就到这里背椽、背檩条。那时候这里连马车都不通，只有小路。上坡时肩上扛着一根檩条，下坡时腰间系根绳子，身后另外要再拖上一根。从桃园村到返底村相距十多公里的山间小道，翻越大山一天走两个来回，即使是雪天也不停，饿了吃窝头，渴了喝冷水。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上滴洒了父亲的多少血与汗啊！因为祖辈开始的交情，40年前，桃园村大水峪一位朴实的邹姓姑娘成就了我生命的另一半，并生育了一双儿女，使我有了一个温馨的家。

随着国家各项惠民政策的落实，群众生活条件逐步改善。政府补贴并统一规划，建成了桃园新村。水泥路铺到了每个自然村，2012年通了自来水，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，这些都极大地方便了山区乡亲。

因要赶路不便久谈，遂起身告别。行至院中，主人又转身进屋，拿了几把新采的苍葱塞进我的手中。过了小河，回头看见对岸那刨地老者仍旧佝偻着身躯，一锄一锄机械地重复着那个动作。距离愈来愈远，身影愈来愈小，最终掩映在金黄之中。

车子在油松林和连翘花丛中穿行，微风吹来，花枝摇曳，好像在向我们招手致意。回望那个小山村，那个如诗如画的小山村，我的双眼饱含热泪。山里的乡亲，如蜜蜂一样辛劳的乡亲，生命力就如山崖上的松柏一样坚强。他们勤劳、纯朴、善良，心系故土，扎根故土，执着地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，为着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努力。

可爱的乡亲，祝你们好运，也祝你们梦想成真！

